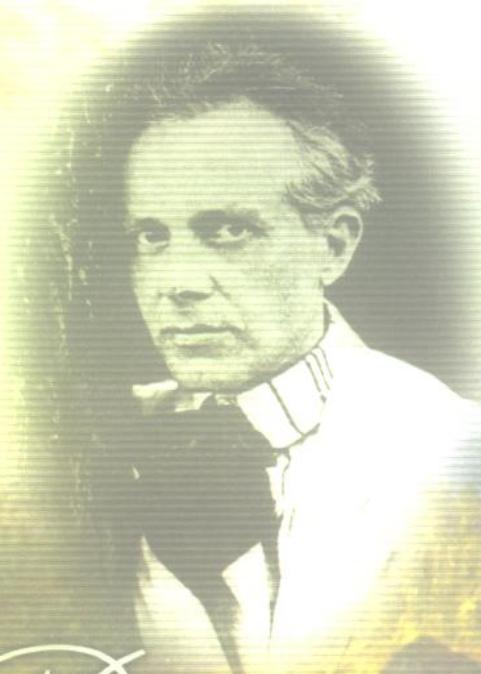


[英]哈密施·麦恩 著

巴托克



Bartók

伟大的西方音乐家
传记丛书

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

巴托克

[英]哈密施·麦恩 著 林静枝 丁佳宁 译 萧韶 审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1665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托克/(英)麦恩著；林静枝，丁佳宁译 .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

书名原文: Bartók

ISBN 7-214-02434-9

I . 巴… II . ①麦… ②林… ③丁… III . 巴
托克, B. (1881~1945) - 传记 IV . K835.15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3416 号

书 名 巴托克
著 者 [英]哈密施·麦恩
译 者 林静枝 丁佳宁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5 插页 2
字 数 103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434—9/K · 375
定 价 10.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导 读

不弃涓滴，故成其大

巴托克逝世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论者对于他的生平贡献历来着墨甚多，但是关于他作曲技法的论述却仍是少有人涉足的领域。一位前卫作曲家的语言要被吸收消化，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而音乐学者也需要费劲摸索，才能够发展出一套能够解释新的音乐现象的理论。

1986年5月，本人因参与国际现代音乐协会（ISCM）事宜，到当时仍是铁幕深锁的匈牙利，在巴托克博物馆亲睹了他的手稿。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巴托克的手稿是先以轻笔打底，将民谣的曲调书写其上，然后再用重笔将他创作的旋律写上，在这个过程中将原有的素材加以变化，注入他独有的个人风格。一般人多认为巴托克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运用了民间音乐，殊不知他运用民间音乐来成就他自己的音乐，才是他真正伟大的地方。巴托克个人的音乐语法不弃涓滴，受民间音乐的滋润灌溉成形；而他的创作语法江流百川，又能反过来驾驭、消融这些素材，

以为己用。若是仅以民间音乐研究者来定位巴托克，不但是一大误解，也是一大缺憾。

巴托克一生清苦，迭受泛政治化的恶意攻讦与谩骂；又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出于正义而拒斥纳粹更使得他成了当政者的眼中钉，最后避居美国。许多作曲家对于这种饱受攻击的滋味当然不陌生，斯特拉文斯基便是一例，而且斯特拉文斯基最后也是终老美国。但是对巴托克这样一位热爱乡土的作曲家来说，离乡背井毋宁是一种最严酷的刑罚，不仅造成生活上的不便，也断绝了他创作的泉源。

巴托克早年参加鲁宾斯坦大赛失利，之后参加若干作曲比赛也没能获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巴托克没有获奖不见得代表他的作品不如人，许多在比赛中扬眉吐气之辈，如今安在？甚至没有获奖还是一件好事。得奖的标准只是代表了评审的品味，而评审多为老成持重之辈，品味上往往趋于保守，所以他的作品不为主流所喜，也是意料中事。倒是他或许因此更坚持他走的路，免于妥协与诱惑，迷失在掌声里。巴托克这种坚持理想、有所不为的个性在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使他生活清苦，也不愿受人救济，这种大艺术家的尊严读来令人动容。

虽然巴托克并不热衷现实政治，但是他对时局却有卓越的洞见，早在纳粹为害之前，就率先挺身反对。这多少也是因为纳粹强烈的反犹态度，使得他心生厌恶。巴托克原来也抱持着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但是从他踏入民间音乐研究的领域之后，他得以走出地域的束缚，以更

宽广的胸襟来接纳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甚至阿拉伯、土耳其的音乐风格。

巴托克的乐作若是铺开讲起来，不是短短一篇文章所能交代清楚的。不过，我们可以说巴托克的六首弦乐四重奏涵盖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记录了他的创作风格的转变，尤其是“拱桥形式”在第五、第六弦乐四重奏中逐渐成形。他的弦乐四重奏称得上是经典之作，有人将之比为“新约圣经”，与贝多芬的“旧约”遥相辉映，其地位可见一斑。

斯特拉文斯基在创作生涯之初即以《火鸟》、《春之祭》等大型管弦乐作入手，之后进入所谓的新古典时期，创作了《士兵的故事》、《普尔钦奈拉》、《俄底浦斯王》，但是他到晚年却回头模仿十二音列的创作技巧。相比之下，巴托克的语法虽然也有新古典风的痕迹，但是整体而言较为一贯，这或许是因为他的立足点相比较而言是在民间音乐，而不是在欧洲的音乐传统。他的作品起初未受肯定，这或许更让他朝着民间音乐去发掘创作的可能性。

一般人多把现代音乐视如毒蛇猛兽，听到它的名号的反应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其实现代音乐并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音乐环境中有许多断层。有若干19世纪末的音乐碍于演奏的技术或编制，较少在本地演出，这种情况现逐渐有所改善。一些马勒、布鲁克纳以及瓦格纳的作品偶尔可以在舞台上听到。这些断层使得一般听众对于20世纪音乐的发展感到陌生，并由陌生而生

排斥。另外，我国的音乐教育相对而言没有办法从全面欣赏的角度来入手，很多人是从学习钢琴来入门，结果便是停留在古典，顶多到浪漫时期的作品。如此一来，就很难接触到像巴托克的音乐。甚至整个思考音乐的方式都被钢琴所制约，不易摆脱；反而是没有走上乐器学习这条路的人比较没有障碍。

艺术创作者多少都反映了世俗的生活与人文景观。所以这本书叙述巴托克的个人际遇、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对于了解作为作曲家的巴托克更有特别的意义。本书对于掌握 20 世纪前半叶的重要作曲家，包括欣德米特、勋伯格、贝尔格、安东·韦伯恩，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不管是欣赏、诠释他的音乐，还是模仿他的音乐创作，都有一些实质上的帮助。

音乐教授 潘皇龙

目 录

导读	不弃涓滴,故成其大	1
1	艰辛岁月	1
2	求学	13
3	以民族音乐为志业	29
4	知音难觅	44
5	烽火	66
6	攻讦	77
7	欧美之旅	95
8	1929~1934年	113
9	山雨欲来	130
10	终老美国	151
11	后记	164

1

艰辛岁月

19世纪末，奥匈帝国在政治与地理上发生了巨变，正作困兽挣扎。对此若无透彻的了解，那么，寻迹追索巴托克（Béla Bartók）——这位匈牙利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出生地恐怕是会徒劳无功的。有人可能会以为巴托克生于匈牙利，这点倒也没错，但就算知道他是1881年3月25日生于托伦塔（Torontál）省的纳吉森特米克罗什（Nagyszentmiklós），帮助也有限，因为在现今的匈牙利地图上是找不到这么个地方的。如果有读者想起1920年的几个条约把匈牙利东边一大块土地割让给罗马尼亚，那么他还要知道纳吉森特米克罗什也改名为桑尼可劳·马瑞（Sînnicolaul Mare）。除此之外，也得知道这个地区在地理上的复杂和居民语言的混杂，因为这对巴托克的生活与作品有极大的影响。我们要记得，人们一般称他为“钢琴家、作曲家以及民歌采集者”。巴托克的民族意识可视为源于强烈的民族骄傲，而非对于景致、国家或政治

传统甚至“祖国”有感情上的依恋；“祖国”在一些更浪漫的爱国人士的民族主义狂热中，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种族和语言上的摩擦向来是政治上最棘手的问题，而这也的确是动乱不安的根源所在，它最后造成哈布斯堡(Hapsburg)帝国的解体，形成今日的东欧诸国。我们有后见之利，不难了解哈布斯堡君政从法国革命起便节节败退。此后的 120 余年间，它在政治上的成就和最后的覆亡只能从它延缓挫败上来度量。19 世纪中叶，在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意大利等国对革命运动的镇压手段多少有点血腥，但是有效地营造出一个稳定的假象，其实这种做法不但无法浇熄，反而更助长了潜藏的热望。1849 年，拉约斯·科苏特(Lajos Kossuth)率匈牙利人起义，结果以失败收场，不过科达伊 (Zoltán Kodály)说：

这仍然是历历在目而令人毛骨悚然的回忆。街上仍可常常见到那些当年参与革命的长者，以及脸上留着科苏特式胡子的人。

奥地利在意大利遭受重挫之后，于 1867 年匆匆与匈牙利签订《奥匈协定》(Ausgleich)，建立了所谓的“双重君政”(Dual Monarchy)，同时也采取保守与自由并举的政策，不过两者的成效多少有点彼此抵消。1867 年的协定未能减缓爱国志士胸中的滚滚热血，所以不安在表面之

下继续燃烧着。

在匈牙利，革命的暗流有两个层面，所有的运动只靠一个未经定义的概念——“匈牙利人的匈牙利”而连起来。虽然这一点在运动的主要人物身上并不见得明显，但是独立人士和无产阶级并不是同义词，他们的目标也很容易有所抵触，甚至完全相反。在 19 世纪的匈牙利，人民立刻受到为数众多而且还停留在封建心态的贵族与外国势力的镇压。

巴托克的民族意识接续了两个阵营，这种意识早在他创作生涯之初便在他的艺术声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使得政府官员与知识分子对他所持音乐之外的目标是否妥当，产生了激烈的争辩。他的音乐在匈牙利演出，他在



纳吉森特米克罗什农业学校，巴托克的父亲是该校校长

民间音乐研究方面的整理与出版，引来无足轻重的争辩，但这和内在的艺术或学术价值无关。

不过，政治上的不满似乎对巴托克的家人影响不大，因为他的父辈祖辈都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后来巴托克在学生时代曾经斥责（而且是相当严厉地）母亲攀附家族中亲德势力的不爱国举动。祖父雅诺斯（Janos）在纳吉森特米克罗什一所农业学校担任校长之职，素孚众望。他在 1877 年去世，由作曲者的父亲老巴托克以 22 岁的年龄继任。三年之后，他娶宝拉·弗伊特（Paula Voit）为妻，她是一位技巧扎实的业余钢琴家兼教师，次年产下第一个孩子——贝拉·巴托克。

记述这个中产阶级家庭安稳无虞的生活景况并非意味着这对年轻的父母安于现状、缺乏想像力。情形正好相反，巴托克的父亲似乎是个活力十足、想像力丰富的人，他的进取心和决断力更加深了他的责任感。他草拟各种农业改革及精耕计划，在教育方面的论述也颇丰。对本书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人文的兴趣甚广，尤其钟情于音乐。“纳吉森特米克罗什乐社”的成立，他居于首功，自己甚至还去学大提琴，以期参加乐社的管弦乐团。虽然匈牙利人在这个城镇里占大多数，不过德国人、罗马尼亚人及南斯拉夫人为数也不少。要调和不同的族群，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功劳。

年幼的巴托克在音乐方面的启蒙与发展大多落在慈爱的母亲宝拉手上，这在宝拉对贝拉的童年记载中有所提及，字里行间洋溢着疼爱之情。我们从一位音乐禀赋

过人的孩童身上能想到的也差不多就是这样了，他能在钢琴上以单指弹出一些民谣曲调，倒还看不出来他是个天才。巴托克的家庭和其他中产阶级的好家庭一样，借助弹曲子给他听，带他上当地的音乐会，如乐社管弦乐团的开幕音乐会，来陶冶他的才赋。宝拉回想当时的情况，言词间流露出母性的宠爱：



巴托克与其妹于波日松尼合影，时为 1892 年

在场的宾客继续吃喝，但他马上放下刀叉，全神贯注地聆听。他满心欢喜，对于其他人听到如此美妙的音乐时还能继续吃喝，心里感到不悦。

巴托克 5 岁时，在他苦苦恳求下，开始跟母亲学钢琴。对一个安适的布尔乔亚童年而言，一切似乎都非常顺利。可是一件噩耗使得往后几年成了一段艰辛困苦的岁月。巴托克的父亲健康一直不佳，虽然曾经到奥地利度假与“治疗”，但还是被迫在 1877 年底辞去工作。他的病情持续恶化，于次年 8 月 4

日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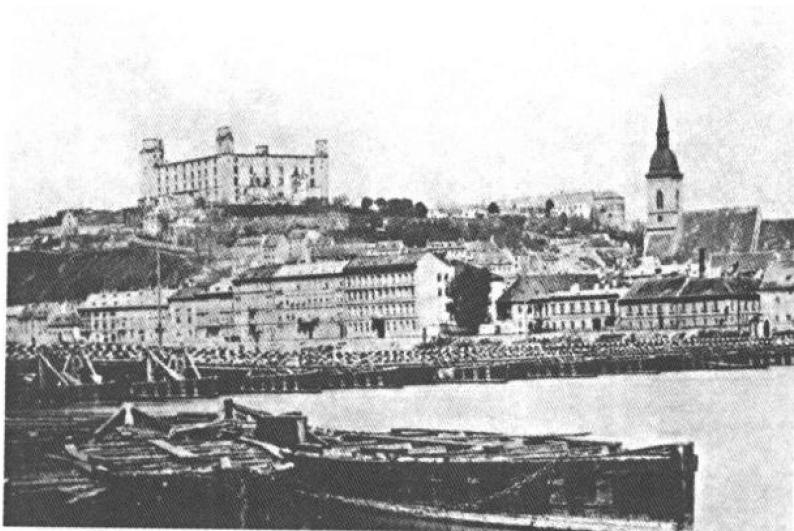
可怜的宝拉痛失丈夫，无力抚养两个小孩（女儿爱尔莎〔Elza〕年仅3岁），所以宝拉的姐姐伊尔玛（Irma）搬来和他们同住，以便帮忙照顾。宝拉当时仍继续教巴托克练琴。巴托克生性内向，体弱多病。他常感染严重的胸腔疾病，而肉眼不可见的皮肤病更使他不愿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来往。眼前的问题加上母亲不得不为现实生计操劳，加深了他内心的孤独寂寞。虽然他终其一生予人的印象是极为缄默拘谨，但是少有人会怀疑在他自抑的举止背后的不屈意志与原则，他面对大力阻挠时仍无惧于表达自己，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一点。

这个家庭一年多以后才开始走出这次悲剧的阴影，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未来。宝拉在纳吉斯佐罗斯（Nagyszöllös：位于前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一所学校中找到教职工作，他们在此住了三年，贝拉·巴托克的音乐发展又重获动力。他开始创作钢琴短曲，他的才能也引起了当地及到访音乐家的注意。但是巴托克夫人在情感上不愿对孩子的“伟大将来”作任何臆度，她把贝拉·巴托克送到纳吉瓦拉（Nagyvárad）去，让她的另一个姐姐爱玛（Emma）来照顾。但学习结果并不很理想，次年即返回纳吉森特米克罗什，但是他那段时间在音乐上的表现却远超过课业成绩，他在一场当地的音乐会上弹奏贝多芬《华尔斯斯坦》（Waldstein）奏鸣曲中技巧艰深的第一乐章，以及自己写的《多瑙河水流》（The Flow of Danube），结果大为成功。若说光凭这首小音诗就能看出他将来的伟大



左为巴托克的父亲，他在巴托克 7 岁时去世。右为巴托克的母亲，她是巴托克音乐训练的启蒙恩师

成就，也实在有点好笑，但是他的创作冲动虽然还不甚稳定，却已经露出端倪。重要的是，这次成功给一位学校督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他的运作下，宝拉留职停薪一年。于是宝拉举家搬到更迷人的波日松尼 (Pozsony，即现在的布拉提斯拉瓦 [Bratislava])，她希望在这个文化重镇找个更好的工作，给孩子更好的教育。但是此行并不顺遂，她的工作没着落，最后只得接受在贝兹特斯 (Beszterce) 的工作，这地方甚至比纳吉斯佐罗斯还要平淡。皇天不负苦心人，她的坚毅终于有了回报，1894 年，她到波日松尼的师范学院任职。五年来的飘泊不定终于



波日松尼，巴托克在此开始有系统地习乐告一段落。

对巴托克来说，这带来的助益是难以估量的。

他在 1923 年出版的自叙中说道：“在当时，波日松尼的音乐生活是全匈牙利各城镇中最为蓬勃的。”

他之前打算（但未达成）定居波日松尼时，曾随费伦·艾克尔（Frenc Erkel）的第三个儿子拉斯罗·艾克尔（László Erkel）学音乐。费伦·艾克尔是匈牙利素孚众望的作曲家，他的歌剧到现在还常在布达佩斯歌剧院上演，费伦育有四子，皆为音乐家。巴托克此刻迫不及待地恢复以前的课程：



拉斯罗·艾克尔，他是费伦·艾克尔之子，拉斯罗于 19 世纪 90 年代初曾教过巴托克

Little Star]) 仍是最好的音乐作品之一，听来机智横溢，生意盎然。有一段时间，好像巴托克也会成为这类作曲家，必须说明的是，从巴托克最早的作品来看，他比不上多纳尼。巴托克确定了自己的方向，蜕变为 20 世纪音乐创意

我向他学和声和钢琴，学到 15 岁，他也要我听歌剧和音乐会……我也没忽略室内乐，所以到 18 岁的时候，我对从巴赫到瓦格纳（虽然只到《唐豪舍》）的音乐已有相当丰富的知识。我在这几年间潜心作曲，勃拉姆斯及多纳尼（Dohnányi）对我影响甚深；多纳尼仅长我四岁，他早期的作品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

多纳尼是匈牙利音乐的重要人物，声名远播欧洲。他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教师兼指挥家，以“勃拉姆斯”风格来创作，所写的音乐温馨感人，技巧完备。他为钢琴和管弦乐团谱写了精巧的《儿歌变奏》（Variations on a Nursery Song，即《小星星》〔Twinkle Twinkle